

YI LAN NI SHANG
猗兰霓裳

著

花不老，叶不落；一生同心，世世
合欢……

LI HUANG

离凰

下



离凰

下

猗兰霓裳
YI LAN NI SHANG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凰 / 猗兰霓裳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500-0656-0

I. ①离… II. ①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4405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名 离凰(全三册)
作者 猗兰霓裳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统筹 柯利明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赵霞 程玥
特约策划 雨微
特约编辑 雨微
封面设计 郑力琿
封面绘图 三乖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10mm×980mm
印张 54.25
字数 770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75.00元
ISBN 978-7-5500-0656-0

赣版权登字: 05-2013-1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五十七章	无圆缺处重修补	001
第五十八章	身世浮沉雨打萍	008
第五十九章	道是无晴却有晴	019
第六十章	鸳鸯瓦冷霜华重	034
第六十一章	耿耿星河欲曙天	044
第六十二章	相思相念无相见	055
第六十三章	却从冷淡遇繁华	063
第六十四章	闲花落地听无声	080
第六十五章	应知闺内善周旋	093
第六十六章	何须妩媚争如意	111
第六十七章	历尽百事两相依	123
第六十八章	人去梁空巢也倾	131



第六十九章 虎啸龙吟贺弄璋

第七十章 月解重圆星解聚

第七十一章 衣带渐宽终不悔

第七十二章 欲为圣明除弊事

第七十三章 掌上珊瑚怜不得

第七十四章 苍颜难换朱颜好

第七十五章 往日崎岖还记否

第七十六章 落花飞雪何茫茫

第七十七章 是非成败转头空

第七十八章 自古多情空余恨

第七十九章 天上人间情一诺

278 267 257 246 234 222 205 186 169 158 144

第五十七章 / 无圆缺处重修补

长春宫建在西六宫最右，挨着御花园曲径通幽的入口，是个二进院的宫殿。前院正殿面阔五间，黄琉璃铺出歇山式屋顶，檐脊安放五个走兽，檐下施以单翘单昂五跂斗拱及彩绘苏式彩画。左右东西侧殿各两间。

进入长春宫中，掀开棉帘，一阵热气扑面而来，之前一路走来浑身冻得发僵的身体仿佛活过来一般，舒坦得不得了。而正殿方砖漫地，门窗饰蝠纹，主位上高悬沈羲遥手书的“敬修内则”四字。东西侧殿分别以花梨木透雕福字锦地花卉屏风与透雕球纹锦地孔雀屏风隔开，透过透雕花鸟的间隔，可以隐约看见里面水红色的锦帐。

怡昭容屏退了其他宫女、太监，径自进了她东侧殿的寝室，而惠儿则引我去了后院。后院还有正殿一间，左右侧殿两间，也都是黄琉璃瓦硬山式顶，也饰有苏式彩画。在后院的西侧殿里，摆着一副绣架，还有绣手帕等小物用的竹绷，各色丝线挽成一团搁在一边，看上去五彩斑斓。

“谢娘，你就在这里绣，我去拿些茶水点心来。”惠儿安排我坐在窗下，又笑道，“你若是要人帮忙，就让门外的铃儿去叫。”

我点点头，目光在各色丝线上扫过，拿起一团金色丝线仔细看了看，回身道：“惠儿姑娘，还请昭容娘娘来一下。”

“啊？”惠儿见我神色严肃，也不问缘由便出去了。

不一会儿怡昭容就进来了。她此时已经换过一身水色底宝树缀蝶纹的对襟，配淡蓝色六幅罗裙，看上去如水边飞舞的蓝色蝴蝶一般淡雅动人。

“谢娘，怎么了？”怡昭容语气紧张。

我福了一福：“昭容娘娘，这金丝线不行。”

“什么？”怡昭容脸上显出震惊，“都不行吗？”

我点点头，指着荷包道：“娘娘看这金龙，是否透出一些银光？”



怡昭容接过仔细看了看，点了点头。

我含笑道：“是了，若是普通金线配明黄，绣工再好也显得俗气。这荷包上的金线其实是两股金丝扭一股冰蚕银丝制成的。因此隐隐有一些银光，显得龙似浮在一层光晕里。而这里的金线都是普通的，用这些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那你说怎么办才好？”怡昭容盯着我问道。

我抿了抿唇，下定决心道：“请娘娘找几个巧手宫女来揉丝线，我这边拆掉重绣。”

“啊？”怡昭容身边的惠儿发出一声惊呼，“拆掉重绣？你能保证绣得一样吗？”怡昭容也用质疑的目光看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只要昭容娘娘能信得过我。”

怡昭容摆了摆手：“罢了，只要你能弄好，怎么都行。”她眼里有些无奈之色，但转眼变得严肃：“只是你要知道，若是被皇上发现绣工有异，我们都会被严惩的。”

我不明白地看着怡昭容：“一个荷包，皇上何必……”

怡昭容苦笑道：“这是皇后娘娘亲手绣的，皇上日日戴在身上须臾都不离身，可是要紧得不得了。所以你应该清楚后果。”

我迎上怡昭容带了压迫的眼神，心里却根本没在意：“娘娘，请容许谢娘一试，任何后果谢娘愿一力承担。”

怡昭容似乎也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将荷包递给我：“我能依靠的，只有你了。”

冬日的日光透过宝瓶莲花雕纹的窗子滤进来，在脚下厚厚的海蓝绘冬梅的绒毯上添上一幅并蒂莲花水墨图。我借着澄明的日光，仔细将一根金丝劈成六股取两股，再把冰蚕银丝分成三股取一股，细细揉搓成一根。怡昭容找来长春宫里擅长针线的宫女在一旁按照我的样子准备丝线，我便只需专心绣出那一模一样的金龙。

取过一根根丝线，从细小的针眼里穿过，然后，先以苏绣绣出万福万寿的底纹，再以京绣绣出活灵活现的龙鳞，之后以粤绣绣出飞扬的龙首龙爪，最后，缀上黑金石做龙眼，这样一个荷包方才绣成。我手下飞针走线，因为是自己绣过的，所以一经一纬都熟稔于胸，再加上之前靠卖绣活为生，绣工已熟练至极，几乎就是凭着记忆深处的那份感觉，在明黄的荷包上，绣出一模一样的盘龙来。或许，唯一不同的，是那份心境吧。

怡昭容在我将荷包拆完后便回了寝殿，只留下几个宫女帮忙。惠儿不无得

意地对我道：“方才张公公来，说皇上晚上要在长春宫用膳。”然后皱皱眉头看着我手下的荷包，咂咂嘴道：“谢娘，你可得赶紧绣，一定要在皇上来之前做好啊。”

我一言不发，将各种繁乱的心绪抛在脑后，手下却越发快起来，只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将那荷包绣成一模一样。待金龙成型一半时，怡昭容过来了。我只以为她来看看进度，不承想她一进门便接过宫女手中的丝线，坐在一旁揉搓起来。

“娘娘，这等活计还是让奴婢们做吧。”惠儿忙道。

“你们做你们的，多一人能快些。”怡昭容的笑容仿若春日梨花，柔美得令人心醉。

她既然这样说了，自然再无人反对，只是人人手下都越发麻利起来。

惠儿端来茶水，顺便也给我手边的茶盏添满。怡昭容随意扫了一眼我手上的荷包，满眼的震惊与惊讶。“谢娘，你绣得真好。我没想到，你只看了一下就能绣出一模一样的。我在这绣工上实在没有天赋，也只能弄弄笔墨。”

我浅浅笑道：“这是糊口的本钱，做得不好怎么行。娘娘是官家千金，如今又是皇上宠妃，这等小事自然不需要经手了。而且这种绣活十分费眼耗时，娘娘要时刻陪着皇上，自然也没有时间啊。”

怡昭容并没有因为我的话释然，她幽幽叹了一口气道：“可皇后娘娘出身更高，宰相独女，重臣巨贾之妹，入宫前的日子恐怕公主都比不上，却一样事事拔尖。这荷包是皇后娘娘亲手绣的。我还听说，她抚得一手好琴、做得一笔好诗、跳得一身好舞。皇上对她做的荷花酪念念不忘，还有她穿衣化妆的品位，至今还被宫人模仿。”

“我想，也许正是因为皇后娘娘如今都不做这些了，所以大家才觉得珍贵，再加上她本来的身份，就更显得难得。因此评价才会这样高。”我的语气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只是在说天气很好一般。

怡昭容摇摇头：“无论怎样她确实无人能及，如今她身在病中，皇上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忧心得不得了。唉……我们这些人，再得宠，在皇上心里又能有几分重量呢？恐怕，连皇后娘娘万分之一都不及吧。”

“娘娘如今这般得宠，在皇上心里的位置自然也无人可及。而且，若是皇上心里没半点娘娘，又怎会对娘娘这般宠爱呢？”我努力将语气故作轻松，“我听惠儿姑娘说，皇上召幸娘娘最多，连柳妃和丽妃都比不上呢。”

“我这算什么啊。”怡昭容摆摆手，“当初，皇上可是每日都在皇后娘娘那里用膳，也几乎夜夜由皇后陪伴的。瞧我，竟说起浑话来了。我怎么能和皇后娘娘相比？要是被皇上听见，一定会迁怒于我的。”



“只是提一提皇后娘娘，也会被迁怒吗？”我不解地问道。

怡昭容点了点头：“我听人说，恐怕皇后娘娘是熬不到春天了。皇上心里最看重皇后娘娘，一提起就会想到这些，因此，咱们才不敢在他面前说。更何况，别说我一个小小昭容，就连生了公主的柳妃，出身高贵的丽妃、和妃，在皇上心里又有什么资格与皇后娘娘相提并论呢。”怡昭容掏出丝帕抹了抹眼睛，换上一个无奈的笑容。

惠儿嘴快道：“先前一个李常在很是得宠，也不过是问了问皇上她的肌肤能否与皇后娘娘媲美，就被贬为宫女丢进了浣衣局。据说当日皇上气得攥了杏花春馆里一只羊脂玉瓶。连张总管都说，从未见过皇上发那么大脾气。”

我心中冷笑。屋子里突然有一刻的静默，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充满了尴尬。还是惠儿机灵，给怡昭容的杯中斟了茶，又对我说：“谢娘绣了大半天，要不要稍稍歇一歇？你午饭没怎么吃，我去热一碗羹，再拿些点心来吧。”

我朝她投去感激的一眼：“多谢惠儿姑娘，不过点心会弄脏手，羹汤便好。”

惠儿笑着下去了，怡昭容坐到我身边，再不提任何有关皇后的话题，只是随意询问着我的针法，提出一些疑问。

喝下一碗鱼茸香米羹后，我便专心绣着金龙，偶尔喝一口水，连话都不说，只听着怡昭容与惠儿她们闲聊。直到暮色四合，针刺进明黄的绢上，绕一绕打一个结，我放下手里的荷包，揉了揉酸涩的眼睛，长长舒出一口气，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这才微笑着将荷包递给怡昭容：“娘娘看看，可还有什么问题？”

怡昭容眼睛放出光彩，给她整个人都添上了一层亮色。她将那荷包在手里翻过来倒过去地看个不停，再看向我的目光里已多了感激和赞赏：“简直一模一样，不，就是一模一样！”怡昭容轻轻摇头，“谢娘，你的绣功太厉害了。”

我微微屈膝：“娘娘过誉了。”

“谢娘，浣了手喝口汤歇一歇吧。”她小心翼翼将荷包放在一个托盘上，对我道。

我到后间洗了洗手，那盛水的铜盆里漂浮着几朵花瓣，在这样的季节里很是难得。洗完四下看了看，没有手巾，正想在自己衣服上擦一擦，突然一块帕子递了过来。我抬头一看，怡昭容正笑吟吟地看着我，手上是一块水色丝帕，没有任何绣花，是最简单的样子。

“多谢娘娘。”我擦了手，拿着那帕子还也不是，不还也不是。

“这帕子就赏你了。”怡昭容看出我的为难，笑道，“快出来吧。”

见我出来，惠儿适时端来一碗汤。那汤盛在一只白底杜鹃青花瓷碗里，有

清透的色泽与淡淡的香气。接过碗的一刹那，我心里有一点忐忑，但是看着怡昭容柔和的目光，还是轻轻饮了一口。是一碗甜汤，蜂蜜与桂花的味道留在唇齿间，令人心情都舒畅起来。我端着那碗，突然想到之前怡昭容提到的荷花酪，便道：“娘娘这汤味道清甜真是好喝。”

怡昭容还沉浸在绣好荷包的喜悦中，听我这样讲，面上的笑容更盛，语调也十分轻快：“你若喜欢，多喝两碗喽。”说着，她对一宫女道：“再把相配的点心端来给谢娘尝一尝。她绣了一天，也累坏了。”

“谢过娘娘。”我端着碗又饮了一口，仿佛随意道，“这里面有桂花的香气啊。”

怡昭容点点头：“是用桂蜜调制的。这桂蜜是由只采桂花蜜的蜜蜂所出的蜂蜜而制，因此味道与香气十分纯正。”

我“哦”了一声：“果然难得。”惠儿在旁边得意道：“娘娘就喜欢花香，所以皇上将各式花蜜都赏了娘娘煮粥用呢。”

我微微垂了眼帘：“娘娘的恩宠，这宫里也是独一份呢。”

怡昭容叹了口气：“只是我最爱的荷花，那蜂蜜调出的味道却变了。”

“蜂蜜甜味较重，而荷花清淡。”我微笑着对怡昭容说，“蜂蜜的香甜自然与花本身不同。奴婢不才，但私心想着，花蜜多在花蕊上，若是以整朵花熬制的水煮粥，再调以花蕊与只有甜味的雪花洋糖，味道一定更佳。”

怡昭容眼前一亮：“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倒是可以一试。”之后对惠儿道：“你按谢娘说的吩咐小厨房试一试。”惠儿依言下去了。我看看天色，起身对怡昭容道：“娘娘，天色不早了，奴婢得赶紧回去浣衣局了。”

怡昭容似没有听到，只是拿起那荷包又看了看，我以为她还有什么不放心之处，便等她开口。“我这样看，根本看不出哪里不同。就好像，这本来就是你绣的一样。”

我连忙后退一步行了个大礼：“昭容娘娘请别开玩笑，万一被人听去，奴婢死一万次都不足矣啊。”

怡昭容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她轻轻抚摸着荷包：“你这样的好手艺，待在浣衣局实在太可惜了。可惜你的脸被毁了，不然在我身边该多好。”

我垂下头：“谢娘娘厚爱。只是奴婢一心想满了二十五岁出宫，还请娘娘成全。”

“你都没有家人了，在宫里不好吗？”怡昭容问道。

“宫里虽吃穿无忧，但是太过危险，我们这样的低等宫人，一个不慎就会丢掉性命。宫外虽苦，却是自由身。”



“可若你出宫去，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这般聪慧，若能待在我身边，我也有个可以信赖的人。”怡昭容偏了头，看我的眼神如同看一件珍品。

我慌忙道：“娘娘，奴婢只想出宫，还望娘娘成全。”

怡昭容看向我的眼眸深深，末了还是叹了口气：“好吧，来日方长，我说的话你且细想想。若是愿意了，我必不会亏待你。”

“多谢娘娘厚爱。”我的语气恭谨。

“等会儿让惠儿送你回去。”怡昭容从桌上小屉中取出一个荷包，“这些就赏你了。”我接过，里面沉甸甸的颇有分量，想来该是银子。当下也不推辞，谢过收了起来。

“之前我说的那些……”怡昭容顿了顿，“关于皇后娘娘……”

我立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微微施礼道：“奴婢惶恐。先前奴婢专心修补没听到娘娘说什么，还望娘娘恕罪。”怡昭容一愣，停了片刻才扶我起来：“谢娘……”她没有说下去，只是眼中分明有着释然。我只作不见，微微垂首，做出一幅恭顺模样。

“娘娘，奴婢已经吩咐小厨房做下了。”惠儿笑吟吟走进来，“方才皇上身边的德公公来传话，皇上顷刻便到，娘娘快去准备吧。”

怡昭容脸上顿时露出无限欢喜与甜蜜，她看了一眼我，如荷瓣般的脸颊上多了一抹红晕。“谢娘，”她的声音温柔如新发的嫩芽，“你这时回去怕也没饭了。惠儿，你去厨房拿些饭菜来，等谢娘吃完再送她回去。”说罢，她便匆匆走了，步履轻快带了雀跃。

我缓缓坐在矮凳上，朝惠儿抱歉一笑：“还得麻烦你了。”

前院传来娇笑声，又有小太监的声音远远传来。

“娘娘，快准备着，皇上已出养心殿了。”

“娘娘，您先进去吧，站在这风口上着凉可怎么好？王公公不是说了吗，皇上才出养心殿，过来还得一阵子呢。”是惠儿的声音。

“你去送谢娘回去吧。兰儿，把披肩拿来。我要第一个看到皇上。”怡昭容的声音落在梅香中，情意深深。

“谢娘，”惠儿走回来，“咱们走吧。”

我跟在惠儿身后，按照礼数须向怡昭容告退才可离开。正巧她此时就站在正殿门前，一双眼望着宫门口，满含了殷殷之色。

从侧面看去，她身姿高挑，一件月白团云纹底的披风中露出鹅黄色散花飞蝶的六幅裙子，整个人恰如一簇清芳水仙。长春宫殿前悬的灯笼透出月色般的

灯火，笼在她身上，给她本就秀美的俏脸罩上柔和光晕，看去又似月中仙子一般动人。

我正欲上前，只听长春宫门外传来拉长的一声：“皇上驾到——”

我心中一阵狂跳，迈出的脚又缩了回来，不动声色地后退一步，躲进宫墙的阴影里。

“臣妾参见皇上。”怡昭容款款下拜，眼睛落在走进来的沈羲遥身上，带了眷恋爱慕之色。沈羲遥一身明黄色吉字回纹锦袍，披了黛色黑貂毛披风，头上只戴了日常的金冠，唯有皂靴上一对出云金龙彰显出他九五之尊的身份。我看着他脸上的温和笑容，挺拔身姿，不知为何只觉得，比在黄家村时消瘦了些的背影里，有一股寂寥之意扑面而来。

“昭容请起。怎么站在外面？别着凉了。”他的声音里充满关心。

“臣妾想早点见到皇上才在这里等待。皇上请进，臣妾准备了好东西给皇上。”

“哦？是什么？”沈羲遥似来了兴致，揽过怡昭容的纤腰走进殿中。突然，他猛地回头，目光扫向我与惠儿站的地方。我只躬身将自己隐在黑暗中。

“皇上怎么了？”怡昭容关切道。

“没什么。”沈羲遥的声音十分随意，“你说的是什么好东西？”

“荷花粥。”怡昭容的声音散在突起的风中。

我打了个寒战，小声道：“惠儿姑娘，皇上来了，我就不进去向娘娘告退了。”惠儿点了点头：“咱们快走吧。”

即使是夜晚，浣衣局里也是热闹的。冬日衣物多且厚重，因此清洗起来更加烦琐。往往入夜后，依旧有浣衣婢一边哈着手，一边清洗着身边仿佛永远也洗不完的衣服。

我踏进浣衣局时，院中还有五六个浣衣婢一边叹气一边清洗着。小蓉也在其中，一脸苦相，嘴唇蠕动着，我知道她在轻声自语发着牢骚。这几个浣衣婢，都是日常知秋不喜欢又常常责罚的，此刻一定又是知秋在为难她们了。

“知秋姑姑在吗？”惠儿进门便高声道。

“哎呀，惠儿姑娘来了。谢娘为昭容娘娘做事，做得还好？”

“嘎吱”一声门打开，有热气扑出来，转瞬散在冬日冷冽的空气中。知秋一脸谄媚笑意，看着惠儿。“娘娘很满意。”惠儿递给知秋一个锦盒，“这是娘娘赏给浣衣局的。”

知秋满脸喜色与贪婪，但又不敢当着惠儿的面打开锦盒，连声道：“为娘



娘效力是我等的福分，娘娘太宽厚了。”

惠儿冷淡道：“娘娘的赏你好生收着就是。”她看了一眼站在夜色中的我，又道：“娘娘说了，今后还要知秋姑姑多多照拂谢娘。不定什么时候，娘娘还需要她帮忙呢。”

知秋点头如捣米一般：“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今日皇上驾临长春宫，我还得赶紧回去，就先走了。”惠儿得意道，之后朝我笑了笑：“娘娘说，你再考虑考虑。”

我低着头：“是。”

惠儿的身影刚消失在浣衣局门口，知秋脸上的笑容就垮了下来，看着我的眼神也充满了嫉恨。我正想回去房中好好休息，就听见知秋冷冰冰的，带了不满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今日你份例的衣服还没洗，赶紧去。”

我诧异地看着她，明明一早说好我今日的活会让旁人做的。

“看什么看？”知秋“哼”了一声，“以为靠上怡昭容就能偷懒了？告诉你，只要你在浣衣局一天，就是我手下的奴婢，就得听我的吩咐。”

第五十八章 / 身世浮沉雨打萍

之后的日子很平静，怡昭容再没传我去长春宫，年节里，她派惠儿送来一些赏赐。是几匹布料和一些银子。不单是我，浣衣局个个都有份。知秋眼睛都乐开了花，她拿走大半银子，剩下的一部分她孝敬给了膳房，令我们能在年节里吃上好一些的饭食，另一些则均分给了浣衣婢们，每人有一百贯钱。大家都欢天喜地，个个为怡昭容祈福君恩常在。布料她出乎意料地没有贪去，作为新年的恩赐分给了大家。那几天，浣衣局个个面带喜色，走路讲话都轻快了许多。长春宫的衣服，无论主子还是宫人，浣衣婢们都格外用心去洗，仿佛也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感激怡昭容的恩德。

小蓉分到一块丁香色藤花底纹的缎子，拿在手上喜滋滋地看个不停。这一

日是难得的休息日，我正坐在窗下缝补一件旧衣，就见小蓉笑嘻嘻地走到我面前，满脸的欢喜之色。

“谢娘，看我分到的这块布料。”她将那布料对着我扬了扬。

我抬头扫了一眼：“很漂亮，你打算做什么？”

“我还没想好呢。”犹豫之色闪过，小蓉道，“所以想着问问你，你打算做什么？”她说着，突然“呀”了一声：“对哦，我还没见过你分到的布料呢。”

我摇摇头，只顾补着手上的衣服。

“知秋没有分给我布料。”我咬断打了结的线，抖了抖衣服，这才抬头看小蓉。

“啊？”小蓉很吃惊，“不是人人都有份的吗？”她噘了嘴：“说来昭容娘娘会给咱们赏赐，还不是因为之前你去帮忙的缘故。”

我淡然一笑：“娘娘体恤下人，与我何干？”我看了看窗外阴沉欲雪的天，想到那日知秋阴阳怪气的调子。

“知秋说，娘娘必私下赏了我好东西了。我那份不要，你们就能多分一两寸。”我又取过一双袜子补起来。

“怎么能这样？！”小蓉愤愤不平，“一两寸又做不了什么。”

我没有说话，其实，那日知秋是第一个叫我去领的，让我自己挑选。可是，怡昭容赏下来的布料在这群浣衣婢眼里看着虽好，其实不过就是普通宫女们所用的，颜色和花样还是我在宫里时的样子。我倒不介意，只是随口说了一声：“这三四年前的花色保存得还真好啊。”我把手搁在一匹朱灰色素锦上，这锦缎看起来不起眼，连个花样也没有，却实实在在是这里面质地最好的一匹。“这匹不错，可惜颜色淡了些。”

知秋听到脸色变了变，我顿时知道自己的无心之言一定冒犯了她。果然，她难得露出了笑容，可是那笑容怎么看都不怀好意。“谢娘对这些布料很熟悉嘛。看不上？”她紧紧盯着我，“也难怪，得了娘娘的青睐，自然看不上这些普通东西了。”

我一怔，正欲解释，她喝了口茶又开了口：“你看不上这些料子，那些丫头可是稀罕得很。你那块就自己决定给谁好了。”她的语气悠闲，但是眼神却不善。

我没有与她争执，只屈了屈膝：“那就请姑姑将谢娘的料子均分给各位姐妹吧。”

“均分给她们，一人不过多个一两寸，有什么用。”知秋冷哼一声，“不如给哪个和你关系要好的姐妹，还能承你的情，来日帮帮你。”

我忍下心头冷笑，语气一如既往地和缓：“谢娘对众姐妹一视同仁，虽然



只是多了一两寸，但拿来做只袜子或半片手绢也是够的。”说罢，朝知秋微微行了个礼便退出来了。

但知秋并未告诉浣衣婢们这件事，只是简单地将布料分发了事。她自己留下了那匹素锦，众人不明就里，还以为知秋这次大发慈悲，几日来都能听到她们悄声的议论。

“不过知秋这次只拿了那匹朱灰色的料子，真是奇怪。”小蓉将那布料在自己身上比比：“谢娘，你说我是裁一件右衽，还是做一套对襟来穿呢？”

我看了看她手中的料子，这锦缎质地一般，看起来是放了几年的，略有些陈旧。再看大小，右衽恐怕不够，且近年来宫里内外都不时兴了。可是做对襟又不适合小蓉的年纪。

我搁下手中的活计想了想，对小蓉道：“右衽和对襟怕是都不合适，照我看还是上裳下裙好一些。你不妨去问问其他人，若是也有做上裳和下裙的，颜色不冲撞的话，可以换一换。”

小蓉眼睛一亮：“还是你点子多！我去问一问。好像李氏分到的是紫色的料子，还有贞儿是浅绿色的，还有……”小蓉掰着指头想着，满脸的期待。

“浅绿色好一点。”我看着她柔声道，“不过也得贞儿愿意。”

小蓉不以为意地摆摆手：“我和贞儿一起进宫的，又是同乡，关系很好。方才她也问我想做什么呢。”

小蓉坐到我身边，看到我在补袜子，皱皱眉头，道：“你每天也不出去走动走动，就是补啊补的，出去见见日头也好啊。”

我看了一眼外面干枯的树杈：“太冷天的，出去吹风啊。”

小蓉笑起来：“大家都去看蜡梅了呢。你要不要去啊？”

我心头一动：“蜡梅？在哪里？”

“御花园啊。像我们这种低等宫女，只能去北角。那里种了很多蜡梅，冬天最好看了。”

“御花园里不怕遇到主子吗？”我做出胆小的样子。

“主子们怎么会去北角。”小蓉道，“那里是低等宫人去的地方，主子才不会去呢。再说，御花园里有个专门看梅花的地方，叫什么冬雪什么霏的。”小蓉努力想着。

“冬雪霏霏。”我强忍住心中的震荡，但是语气略带了颤音。

“是了，就是这个！”小蓉一拍手，之后奇怪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如何回答她，只道：“这个地方，以前好像听说过。”

小蓉故作神秘地一笑。“是前年修的。”她四下看了看，“我曾经悄悄去看过，是个单独的园子，有栋二层小楼，还有个种了荷花的池塘，边上有个八角亭子。那时是夏天，据说里面还种了白梅。”我一时被她的话慑住，“冬雪霏霏”是我在凌府所居院落的名字，那院子里确有一座二层的小楼，是我平日绣花绘画之所。那个八角亭子是十二岁时父亲建的，池塘里栽有荷花，夏日的夜晚一家人常坐在亭中，听我吹一管紫玉菱花箫。

那曾是我最开心最无忧的一段好时光。

“不是白梅。”我几乎脱口而出，“是复瓣的绿萼。”

“啊？”小蓉看着我，“你说绿什么？”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走了神，笑了笑：“给主子们看的梅花，应该不会是简单的白梅吧。还有，那名字真特别。”

小蓉并没有注意到我干巴的笑声，只点了点头。“谢娘，你真不去吗？”她朝我眨眨眼，“那个园子离北角不远，我可以偷偷带你去的。”

我突然觉得很累，我看着小蓉善意的脸，轻轻摇了摇头：“太冷了，我不去了。你好好去看一看那梅花。回来给你的新裙子上也绣一些。”

小蓉走了，我看着窗外突然静下来的院子，扯过被子蒙住头想眠一眠。门被人轻轻推开，知秋朝里面小心张望了一下，又唤了声：“有人吗？”我不想理她，怕又有什么活计，便藏在被中不作声。她见无人应，似松了口气离开了。因她没关门，我下床时见她拿了些香烛纸钱朝后院走去。我心中疑惑，宫中素来不许私自烧纸，她这是……

于是悄悄跟在她身后，只见她穿过后院的小门，走到一处僻静林中，四下望了望，开始烧起来。一边烧一边抹眼睛：“你说你在孟府好好的，进来做什么乳母，这宫里哪是人待的地方？既进来了，本本分分做乳母多好，吃喝不愁又风光，我这个当姐姐的还指望你拉我出去。可好，你吃了熊心豹子胆推皇后娘娘下水，你是不要命了！你跑来见我，让我不要再为丽妃娘娘做事。可我能选择吗？咱们被送进来，不就是他孟家的一颗棋子嘛。你可好，自尽了一了百了，可想过家中父母？我也被牵连从掖庭调来浣衣局这鬼地方。”她动作与声音都停了停，似一尊木偶跪坐在地上，北风瑟瑟，卷起燃尽的纸钱似翻飞的黑色蝴蝶，不祥且悲哀。我的心一点点抽紧。原来如此，原来是她！

“妹妹啊！”知秋突然号起来，“今日是你的生辰，姐姐只能悄悄给你烧些纸钱，你在下面，可要好好的啊！”

我只觉得心如刀绞，逃一般跑回浣衣局，喝了口茶，决定去看看那个“冬



雪霏霏”来定定心神。换过一身素色棉布裙，罩了件宫女的珠灰色褂子，将头发挽成平髻走了出去。

推开门，冰凉的寒风扑面而来。我打了个寒战，脑袋却清明起来。伸展了下僵直的腰背，深深吸了几口气，看来自己真的走动得太少了。我自嘲地笑了笑，按小蓉说的位置走去。一路上遇到些宫人，皆缩头弓背快步走着。风一阵紧似一阵，看来要下雪了。这样也好，没有什么人注意我，也没人理会我。在御花园北角附近找了找，凭直觉顺着一条青石板路，果然走到了那处园子。

站在园门的那一刹那，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又回到了凌府的居所。

围廊上，右边挂了个金质鹦鹉架，空空荡在风中。左边有几盆吊兰，此时只剩枯枝垂下来。其实这两件东西只是春日的摆设。夏日围廊四处会垂下细竹帘，秋日摆上各色菊花，而冬日，因有满园的绿梅，故是什么都不放的。天上落下纷扬的雪花，四周寂静得一点声响也无。这园子偏僻，此时应该无人。我看着院中恣意绽放的绿萼，在鹅毛大雪中根本分不出何处是花何处是雪，只有那脱俗的冷香幽幽荡在周身，令人心醉。真真应了“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意境。

雪越来越密，风却停了。我看着自己被打湿的衣裳鞋袜，眼前只有那亭子可以躲一躲，便走了进去。周围无人，估计这样的天气里也不会有人来，我摘下湿淋淋的面纱，顿时觉得脸上犹如刀割，紧绷绷地发疼。

揉一揉脸，甫一挨上，那如冰块般的手令我浑身不由打了个寒战。缩了缩肩坐在亭中，只盼这雪小一点，我好回去浣衣局换身干衣、喝点热水、暖一暖僵掉的身子。可雪只向大了去，我看着那清气满乾坤的梅花，久违的诗情突现，便在蓄了薄薄积雪的地上，一笔一画写下：“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会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

拍拍手把雪沫子拂掉，又将冻得通红的手指放在唇边哈了半天，直到有了知觉才拢进袖中。我抬头看了看眼前密集的雪花，又看了看铅灰色的天空，叹了口气打算往回走。只是不舍那梅花，我想，反正衣服也是要湿的，不如就走近看一看，免得日后思念后悔。

梅树密集，那花朵萦绕在周身，在漫天的大雪里，只有仿佛无边际的海水般的清香，令人难以割舍。我大了胆子，小心折下一枝开得正好的梅花打算放在寝室窗下，给睡梦带去一丝清雅高洁，还有生活中难得的快乐。正想走，可是看着这将天地间所有的污秽都掩盖住的白雪，看着恍若仙境一般的院落，我心情大